

雲峯胡先生文集

序類

程草庭學藁序



曾論曰不學詩無以言父所以詔其子也又曰
小子何莫學夫詩師所以詔其徒也是何孔門
拳拳詩學如此哉蓋平其心以排遣其凝滯和
其氣以消釋其鄙暴攻溫柔敦厚之教而觸其
易直子諒之天是詩學者能之詞詠之嗟嘆之
機動籟鳴手舞足蹈悠然躍然有不知其所以
然者變化氣質涵養德性思無邪之功居多姑

即曾論一書推之學乎切磋琢磨之詩則貧樂
富禮之理得矣學乎倩盼素絢之詩則繪事後
素之理得矣學乎唐棣之詩則近思之理得矣
學乎白圭之詩則謹言之理得矣以之興觀群
怨而至于事父事君而至于移風易俗而至于
動天地感鬼神皆學詩之能事也虞廷上以教
胄子下以化苗頑皆取諸詩是詩學者君父師
所以爲教者歟異哉後世之學詩者工句法求
字面較聲韻之逆順商偶對之巧拙大抵章句
學而已矣繪畫烟霞彫琢泉石瑣瑣乎爲虫魚

草木寫真所謂詩者殆與琴棋書畫等爲一藝
豈復有吟風弄月吾與點也意思孔門學詩端
豈若是哉掉頭捩髭曰將效俊逸於曹劉也筆
於其手縱迫曹劉何補於格致誠正雕肝琢腎
曰將效俊逸於謝鮑也舉於其口縱迫謝鮑何
補於脩齊治平借使老語迫唐高辭媿選以政
則不能達以使則不能對其猶正墻面而立也
與孔門學詩端豈若是哉勤苦其心思巧好其
言語平時矻矻讀書止資於詩而性分內事邈
不相干孔門學詩端豈若是哉嗚呼孔門學詩

致中和也理性情也後世學詩藝焉而已矣白
樂天劉禹錫下至李益崔顥皆負詩名於唐者
長恨一歌褻語誨淫豈可與可觀者看花二絕
召開取謗豈可群可怨者顥娶妻惟擇美者俄
復棄之益防妻過嚴人謂之妬彼謂周南召南
爲何事五言初李陵豈不學者而無以救叛漢
降番之失八病詳沈約豈不學者而無以掩叛
齊歸梁之罪彼謂遠之事君爲何事蓋後世以
詩爲學者惟章句之末心雖錦口雖繡而身不
免爲狼疾人吾固斷然謂流於一藝也孔門學

詩端豈若是哉草廡傳聞強記用昌其詩取所
作題曰學藁所謂有味於道學諸儒之詩不唐
不選未害也予不知所謂學者抑後世學詩乎
抑孔門學詩乎閱其自序與諸公所爲序於程
子鞭辟着已皆引而不發故觀縷言之且以自
警言云

竹間詩序

舊本云送談星汪孔昭序

歛汪君孔昭邃於子平之學去年寓杭名卿士
大夫咸敬之今年訪余山中所得竹間詩甚多
俾余爲之序詩皆諫竹不知竹正與其術相似

種竹用辰日或用醉日尤良子平命以日干爲主臘月種竹無不活以茂子平命以通月氣爲上昔竹林七賢詠之者去其二山王以官累故也豈阮咸輩見官而不有官子平則見官傷官者歟且其所至凡術皆辟易不敢喘猶有竹之處衆禽不敢喧也山中留凡一月每與談清風襲人於其行也遂爲竹間詩序

四書通證序

北方杜維山有語孟旁通平水薛壽之有四書引證皆失之太繁且其中各有未完處觀者病

焉今友人張德庸精加讎校刪冗而從簡去非而從是又能完其所未完者合而名之曰四書通證以附余通之後學者於余之通知四書用意之深於通證知四書用事之審德庸此書誠有補云泰定戊辰正月壬辰雲峯老人胡某序

送李生詩序

繇邠之乎溪抵婺源餘二百里途多嶺平鼻尤險絕李生孟善不憚登陟問學明經凡射於百步之外者有志必中孟善有志矣臨行有詩別其父父子相爲唱酬丁寧訓飭之意溢于言外

置之戒子通可也余每嘆世之爲人子者盛意
氣無詩書之志不可教爲人父者矜勢利無道
德之味不肯教爲人師者弗克邃於詩書而澤
於道德者不能教孟善父子如此又不憚遠從
師教可立學當可成然學之成不在志氣大銳
之日而在功夫有常之後六經言學自書說命
始不能遜志失之亟不能時敏失之怠不亟不
怠庶乎有常矣孟善之父字子常歸試以予言
質之必以爲然凡所得詩若干首衆屬余爲之
序

晉卿山居圖序

此圖晉卿閑居所也余老矣於人家多見四五
世晉卿又交之深者其大父梅趣翁爲余丈人
行父庭竹生後余兩月余爲雌甲晉卿年未五
十付家事其子觀書暇輒携孫花底婆娑自得
其心余深知之居有溪先世創橋其上久而圯
晉卿新之述先志也鄉人題曰孝善瀦溪水字
魚數百尾自題曰濠觀樂莊樂也蒔菊多異種
題曰霜傑晚香自况也又有軒曰深淨古稱蓮
與竹皆以君子竹比節蓮比德也環居皆山山

最深處一室題曰內樂蓋自梅趣翁以來家世
皆樂善不倦西銘曰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晉
卿之孝之善不徒在橋而在乎心此圖能寫其
居之景不能寫其心余故爲之序

送文公五世孫序

夫子六經生物之天地也文公四書行天地之
日月也歛婺源魯洙泗之邦也初唐天祐中陶
雅爲歙州刺史命制置茶院府君領兵三千人
戍婺源因家焉於文公爲九世祖墓在連桐茶
院以次墓在諸鄉凡六所在城韋齋井公嘗云

聞先君子太史公生此地時井有氣如白虹經
日不絕公以紹興庚午淳熙丙申歸省墓自是
凡與族人書拳拳以守護爲囑水木本源之思
蓋無食息不在念也至治癸亥秋公之曾孫晉
臣率其姪友桂暨諸孫文明文鑑文德來歸如
公淳熙故事顧瞻徘徊淚下如雨凡爲他人所
有者必欲復之迺已友桂文德復不辭五嶺之
險控告于府壯哉此志可無愧爲公之孫矣余
嘗讀公之祭文曰 封塋所寄奉守弗虔他人
有之莫克俾堙茲用震怛顛于有司鄉評亦公

遂復如舊嗚呼此公告于連桐府君之墓之文也今公之孫可復以是告于連桐以次諸墓否乎可復以是告于公否乎余嘗泛觀自古暨今人家疇無丘墓其間豈無巢翡翠卧麒麟者然子孫能樹立表見於世行道之人必指異之曰此某人故宅也至有過喬木而式望松楸而拜者無他秉彝好德之良心也况庚戌聖賢之生其德與天地日月有窮者哉孔林在洙泗歷代欽崇即其宅爲廟凡孔氏墓官爲守禁甚嚴方今文公之學行乎海之內外凡舟車所至人力所通無有不崇之者况去公僅餘百年遺風流俗茲猶有存而未泯者乎秉彝好德凡有人心者同然况爲公故鄉之人乎天地覆載日月照臨水木本源斯文乎在余因公之孫之來也不無深感焉亦不無深望焉故鄉之士皆爲詩以嘉其志而其姪孫光復請余爲之序

診脉樞機序

素問難經各八十一篇孰爲要脉有七表八裏九道行於十二經絡孰爲要浮沉遲數四字爲要此名醫黃君存誠之說也余深然之盖人心

之病不一而意必固我論語指其要有四人言之病不一而詖淫邪遁孟子亦指其要有四易惟復曰無疾陽生於內也又曰無妄之疾曰有疾不可疾貞九言疾者四其外專言疾者亦四豫損疾在陰爻鼎兌疾在陽爻脉浮數屬陽沉遲屬陰黃君之說正與論孟合與易合又與皇極經世書合其書分元會運世皆以四數起日月星辰天之四水火土石地之四寒暑晝夜性情形體雨風露雷走飛草木無非四也人分四體病分四季脉之病以浮沉遲數四字約之謂

之不得其要可乎况經世書以易詩書春秋爲四府易四象書四代詩四始春秋四時凡學者皆不可不知而况於醫余深然其說故爲之序

送知州范朝列序

昔西山真氏以廉仁公勤四字爲官箴世道不古吏習益偷能踐斯言幾何人哉迺今於太守范公子誠見之公初以真定儒選歷仕守台之黃巖毀淫祠摧豪富恤孤窮政聲甲江左爲委源未半月即以民病陳于府必得請然後歸門絕餽遺糴遵市估所食者繡溪之水而已民以

是信公之廉均賦役而富室不得容其姦嚴信
牌而走卒不得肆其毒兩造在庭諄：開辟不
翅父母於子豪奪歸疆強梁縮手六鄉無一叫
囂隳突者民以是懷公之仁左右無私人人無
敢干以私搜龍舟三十六爲通濟橋小人無敢
怨者民以是服公之公黎明視事或至日昃乃
已不迫不苟事至立決庭無留訟民以是知公
之勤常情立已於峻者群怨之所歸今官無長
貳咸欽其能得齊眊之心者莫諧巨室之意今
民無富貧咸德其惠考績三載者或無可書今

六七十日間而五萬人家已藹然有春意凡此
皆廉仁公勤之效也淹之歲月所成就當何如
昔鮮于侁在任司馬溫公曰福星社矣安得百
子駿布之天下哉余於范公子誠亦云感欽之
餘不勝係戀筆之爲序以送焉

四書通序

四書通何爲而作也懼夫讀者得其辭未通其
意也六經天地也四書行天之日丹也子朱子
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
思孟之心之所寄也其書推之極天地萬物之

與而本之皆彛倫日用之懿也命之盡於至大
而析之極於至細也言若至近而涵至永之味
事皆至實而該至妙之理學者非曲暢而旁通
之未易謂之知味也非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
貫通焉未易謂之窮理也余老矣潛心於此者
餘五十年謂之通矣乎未也獨惜乎疏其下者
或泛或舛將使學者何以決擇於取舍之際也
嗚呼此余所以不得不會其同而辨其異也會
之度不失其宗辨之度不惑於似也余不敢自
謂能通子朱子之意後之通者儻恕其僭而正

其所未是則余之所深冀也泰定甲子九月其
日新安後學胡某序

大學釋旨序

余沉潛讀四書六十年近爲纂疏集成有說舛
處不得已爲通一編友朋得之則以鏡之粹余
悔之早程仲文舊從余遊余以其嗜學極愛之
今所著大學釋旨辭簡嚴密圖明該貫視章句
有所發揮於余通有所傳授識者表章之薦剡
交飛將以上聞仲文年方壯學方進未已此書
之出視余得無又早乎雖然知入易受知難自

知尤難大學誠意章言自知之真也仲文其益
焉自知庶不負識者之知乎仲文勉之雖然余
年八十亦不敢不自勉也至順庚午三月既望
雲峯老人胡某序

感興詩通序

夫子讀周公尹吉甫之詩皆讚之曰爲此詩者
其知道乎以其詩有關於天理民彝有關於世
變也子朱子感興詩兼之矣明道統斥異端正
人心黜末學六百三十字中凡天地萬物之理
聖賢萬古之心古今萬事之變關焉使擊壤翁

早得見之安得謂刪後果無詩哉始言一理中
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與中庸合朱子分中
庸作五節詩凡五起伏亦無有不合者獨恐後
之註其詩者未必皆能如朱子之註中庸耳然
由此十家之註以會朱子之意則亦未必不爲
行遠升高之一助云泰定甲子十月望日新安
後學胡某序

送醫士葉可翁序

醫家八十一難經世所共宗讀難作去聲者非
是番名醫葉可翁余雖未嘗面其人固已心識

之婺源樂平鄰郡士大夫往還稱可翁不置口
醫數難可翁皆能之夫醫嬰兒尤難昔鄭端友
全嬰集吾鄉訥齋程公刊于泉司序之曰大學
若保赤子心誠求之蓋以赤子不能自言非以
至誠之心求之癢痲疾痛莫可致詰陰陽虛實
翕忽變移豈非大難事翁無大小方脈而用心
皆出於至誠難也醫之中灸難鍼尤難必如允
濟得之異人孕婦有腹偏左鍼左手指輒正有
脫肛者鍼頂心輒愈有傷寒欬逆食不下鍼眼
背輒能食必如陳了翁得之天帝依夢中紅點

鍼合浦病者無不奇中翁鍼法余未知其何所
從受然聞淺深得宜全活甚衆又難也醫者不
計貲發藥難不取貲施藥尤難山谷嘗題名醫
之門曰能持陰隲以行醫不以人命而試藥吾
鄉明遠江公自題其門曰務陰隲以行醫重人
命而施藥夫不以人命試藥而施人以藥如江
公者世所甚難而翁亦能之茲又難也凡此數
難事視彼之規規於利以臆度之心投嘗試之
劑者奚啻萬萬余安得不表而出之以爲世勸
然余患脚氣昔歐陽文忠子朱子皆病此朱子

以鍼愈歐陽以吸氣自頂至踵愈不知翁能以是施之余否也然前所難者翁皆能之諒能愈吾此疾不難也故余既據其難者公傳道之而末復私致請焉

周易本義通釋序

宇宙間皆自然之易易皆自然之天天不能畫假伏羲以畫天不能言假文王周孔以言然則羲文周孔之畫之言皆天也易言於象數而天者具焉易作於卜筮而天者寓焉善乎子朱子之言曰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王周公易自是

文王周公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烏乎此其所以爲羲文周孔之天也必欲比而同之非天也易解凡幾百家支離文義者無足道附會取象者尤失之蓋凡可見者皆謂之象其或巧或拙或密或疎皆天也易之取象壹是巧且密焉非天矣惟邵子於先天而明其畫程子於後天而演其辭朱子本義又合邵程而一之是於羲文周孔之易而會其天者也學必有統道必有傳溯其傳羲文周孔之易非朱子不能明要其統凡諸家解易非本義不能一然其統其傳非人

之所能爲也亦天也予此書融諸家之格言釋
本義之奧旨後之學者或由是而有得於本義
則亦將有得於義文周孔之天矣延祐丙辰春
新安後學胡炳文仲虎父序

贈醫者程敏齋序

儒不醫非通儒醫不儒非良醫夫既謂之儒未
論物格知至一身中十二經十五絡自憐然莫
之知病卧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此儒
而不醫之通患也醫而不儒其患尤甚素問難
經猶吾儒孔孟或有至老未能習者脉有三部

九候七表八裏九道十怪凡男女皆然褚氏遺
書謂男女脉三部皆相反胡爲與王叔和不同
五臟六腑應天五運六氣然六氣中胡爲有兩
火身穴三百六十五以應一歲然足陽明胡爲
有陰市足太陽胡爲有至陰若是者悉未之考
悵悵然欲以岐黃之術鳴於時吾不知其可也
易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試之一字夫子已逆
燭天下後世爲醫者之弊矣而吾鄉雲岩則不
然其先世嘗從學于程夫子之門儒學所漸宏
矣夫醫不過儒道中之一事物格知至此不過

格中之一物雲岩以其先世儒學來而為醫其能十全取也固宜敏齋繼志述事恂恂篤實博極群書所全活甚衆不酬亦不願且榜其門曰貧無力者與診脉施藥噫吾前所謂儒而醫通儒也雲岩翁有焉所謂醫而儒名醫也敏齋其有焉余以為世之為醫者不能皆如是也故表而出之

俞氏新居靈芝詩序

舊本誤作俞氏新居靈芝記

天曆戊辰永川俞君濟遠新居成芝生楹之東詩之者衆至順庚午始以示余余按本草芝有六色皆堅實芳馨叩之有聲又按漢舊儀芝有九莖金色綠葉朱實夜視有光漢史所載齋房銅池之芝感以人而天應之者也豫章所記新昌之芝感以天而人應之者也其記之節文曰士將盡心于學則非常之物不虛其應余所望於俞君父子者亦如是人家有佳子弟幼而聽其聲知其為英物長而挹其光知其為茂異此

非堦庭間天然秀出之芝乎為子弟者又能孝
弟以培其根以達其枝以英英之人物為炳炳
之勲業是芝也不特叩之有聲而能蜚英聲於
當世不特夜有光而實邦家之光也九莖六色
云乎哉况德與氣相符人與天相應先知之祥
又當層出而未已也余所望於俞君父子者豈
少哉新詩視戊辰所得為多佳者不少且太守
穆如史公倡之余敢不為之序是年秋七月既
望同郡胡某書

送醫人胡芳崖序

易復彖曰無疾豫六五曰貞疾無妄九五曰無
妄之疾損六四曰損其疾兌九四曰介疾復之
無疾一陽方生於下也餘言疾皆於外卦見之
蓋陽在內則無疾凡疾皆有感於外者也凡言
疾者四有喜者三不死者一聖人好生之心可
見至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試之一字其灼見
後世為醫者之深患乎黃山谷題孫氏藥室云
常持陰隲以行醫不以人命而試藥醫之能如
孫氏幾何人哉嚴溪胡氏世醫芳崖兼儒故其
藝益進且持心甚平易診人脉十數年休咎能

預知之富春有天子賢者病頭痛日數發發輒以帛係其頭命左右極力拽之乃小定衆醫以傷寒治弗效芳崖曰此腎厥也衆醫皆笑芳崖進葱涎圓立愈他類是不一余苦脚疾服其藥不兩日亦輒愈余以是深知其人非以嗜利之心而行其常試之藥者故爲序送之

雲峯胡先生文集

說類

伯裕字說

武林儒醫徐君名益字伯裕蓋取易九卦兩謂益德之裕也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德之裕其在茲乎今夫風烈則雷益迅雷迅則風益烈風雷相益而物受風雷之益者其生自裕君子遷善如雷之決則過益寡改過如風之速則善益增遷善改過相爲益而其德自裕譬之一身衛其生者日益嚴葆其神者日益固

內外相益而元氣冲融其生有不期裕而自裕者徐君業儒而醫之術益精為醫而儒之道益行儒與醫相益以故能裕人之生而亦能自裕其德蓋自其先君子開博雅堂市藥四遠如歸貧者不取值故有以垂裕于後人而伯裕存心益厚律已益謙故其醫之行也益弘活人益衆而其德益裕益者不已裕者不窮益者有加於前裕者可充於後伯裕其益勉之哉

吳守中字說

中未易言也毫釐之差則過之須臾之忽則失

之中庸以為賢知者過愚不肖者不及論語謂師也過商也不及則雖賢者知者又自有過有不及中豈易言哉堯舜禹執中湯亦執中朱子曰書於堯之執中不訓曰守於湯執中則曰守而不失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君之何而守之亦曰敬而已矣朱子於堯之執中不訓曰守於舜之惟一則曰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然則守其本心之正者即所以守此中非敬之外能有謂守之道也特堯之欽明文思安安不見其守之迹湯之聖敬日躋則不免資於守之之功

爾吳正字守中求余字說余特發敬之一字訓
之須臾毫釐之間稍有不敬此中即失於須臾
毫釐矣戒哉戒哉

養浩字說

注養浩五世祖諱克剛字叔金宋進士及第初
授黃州教末爲饒郡通判卒于官號存養翁養
浩名存義其字其名率迺祖也率其名踐其實
爲人祖宗者何幸有此曾玄哉蓋浩然之氣充
塞天地間本無一毫虧欠本無一息間斷人稟
之以有生天地之氣即吾氣程子曰天人一也

更未分別然則自存養翁至于養浩祖孫一也
所謂浩然之氣豈有分別哉且養浩莫先於集
義集義即所謂積善存養翁以積善之慶遺後
人後人積之不已念念善而無一息之不善事
事善而無一毫之不善庶乎浩然盛大流行可
無負天地宗祖之所與我者爾存養翁爾取於
孟子者存其心養其性養浩所取於孟子者集
義養浩二說未嘗異而未嘗異養浩深思而
力行率其名踐其實當不特可取科第可復青
氈而已養浩勉之勉之

全仲字說

建安余贊勿齋熊公字之曰全仲贊從文從武
蓋以文武全才期之也贊通作彬以爲文贊彬
彬質爲體文爲用以爲贊則文爲體武爲用皆
得體用之全故曰全仲然古人曰全體大用所
謂全者在體不在用才者德之用也所當全者
在德不在才人恒曰三光五嶽之氣分而世所
值無全才余獨曰二氣五行之理合而人所稟
有全德但全付所有者在天知其性之所有而
全之在人故朱子以仁爲心之全德又曰非全

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是故格物致知使所
知者無備而不全之處誠意正心修身以至於
齊家治國平天下貫身心合內外而所行者無
有不全焉知之全行亦全是爲德之全而匪徒
才之全豈不足爲天地間全人哉余欲發勿齋
言外之意故爲之說

可權字說

甲道王與立字可權問其說於余余曰文王九
卦之次末乃及巽以行權夫子六經之次末乃
作春秋春秋聖人之權書權聖人之大用故學

者有可與立而未可與權者然亦未有不能立而遽可與語權者權以應事之變立為律已之常易卦於乾言立誠不言權坤言敬義立不言權恒言立不易方不言權蓋易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能隨時以取中即是此一權字卦言立不言權權固伏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中而不露爾學者能卓爾有立待至於義精仁熟凡事理精粗曲折處自然無不相入殆如風之入物有不見其迹者是之謂巽以行權可權勉之苟平日無自立之志無特立之行而遽欲言權

必流之而為權術權變之權非聖人所謂權也可權戒之公羊子言權者及於經而後有善韓康伯謂反經合道為權程夫子謂權只是經朱夫子謂經自經權自權是數者不同可權辨之

伯善字說

明經十三世孫成章之孫性美而嗜學名元字伯善余訓之曰論語善人之上君子有聖人孟子善人之上信有美有大有聖有神余與爾祖爾父所望于爾者非止為善人而已也况爾之名曰元而字曰伯善自元而言善大善也純粹至善

也易卦之占亨多元亨少爻之占吉多元吉少元亨大善而亨元吉大善而吉也人之行事善百一大善千一故以元為貴然茲事也請論心坤初善不善皆自念慮之微積之復初有不善必自念慮之微知之自此至微處充之即是此善之至大處蓋有一毫之不善非元也有一息之不善非元也然茲心也請論性命於天為元性於人為仁四德皆天命之至善而夫子以元為善之長四端皆人性之至善而程子以仁為天下之公善之本本善者性為善者心盡心知

性以知天是為明善存心養性以事天是為止至善明善則格此元知之深止至善則於此元踐之熟爾其思之勉之哉况吾家自明經翁以來善慶之源方深詩書之味益永故余望於爾者不但為一鄉之善而欲為天下之善不但為坤初六之積善而欲為乾九二之善世也爾其思之勉之哉

李孟善字說

李生慶元請曰慶元未有字惟先生字之余謂慶繇善積元迺善長字之曰孟善慶元問曰易

他卦不言善獨言於乾坤者何余曰易九言吉凶悔吝無非教人為善善則吉大善則元吉不善而悔則凶亦吉首於乾坤發之例其餘也陽純而陰雜故乾言善坤言善不善又問坤言積善之慶者何曰坤陰卦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與隱皆屬乎陰慎獨之學當審其幾閑居不敢一不善之為念慮不敢一不善之萌是之謂積履上九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祥者慶之兆旋者慶之周至是無一念一事不善故坤曰有慶履曰大有慶慶元又問曰乾元為善之長者

何曰四德皆善元為之長四時之春四端之仁皆元也然繼之者善不見於元而乃見於貞下起元是故一元起於貞萬善起於元慶元曰善之義至矣盡矣余曰未也坤言積善之家以其善一身者善一家也乾言善世以其善一家者善一世也慶元請曰即此為孟善字說可乎余曰可遂書此以勉之

節夫字說

吾宗孟成連年館欵其友生洪彬字節夫蓋以過於質則無文過於文則滅質節其過然後彬

彬彬然可為君子也書曰節性性之過者不節則不中中庸曰中節情之過者不節則不和不和則不中如一年二十四氣有中有節節者抑其過而歸之中也天地之數極於六十故易六十卦為節兌下坎上坎水之來無窮兌澤之容有限限而止之始得其中其外文象言節者凡四皆擬坎離言蹇九五坎中故曰以中節家人九三離剛不中故曰失家節鼎上九離剛能柔故曰剛柔節未濟水本潤下而坎又在下火本炎上而離又在上上九上卦之上也故曰不知節

學者知坎水離火之不可無節則知質與文之所以為彬彬者矣彬彬一作質從文從武文與武之可相資而不可相勝者亦猶是也大抵易貴乎中中由於節故三百八十四爻之象獨以節之一字終焉者以易始於乾終於未濟皆欲人得中所以皆欲人知節而未濟上九之所謂節即乾元用九之所謂天則也豈有能見天則而不知節者哉節以求合乎中天則吾天然自有之中也孟成子將授吾易於節夫故余為發易之所謂節者為之說以勉焉

貴和字說

鳳山汪君清宇之子名篋字貴和來求字說余告之曰子之字蓋取諸禮之用和為貴也禮本體中有自然之和所貴者用之和不失其體之中爾貴和曰如是說則於篋之名若不相關焉余曰篋樂器也於八音為竹於四時為春分於釋文為嬰兒啼聲四氣莫和於春然惟春分為最和五方之人聲音無有同者惟嬰兒不異蓋兒啼聲中自有至和妙焉過是則不同矣大抵春分之後氣過乎中嬰兒之長性移於習故欲

葆其和之粹者不可不養之深欲節其和之流者不可不守之固養之深則不移於習而此和常如嬰兒時守之固則不過乎中而此和常如春分時如是則心和氣和播而為聲之和達而為家國天下之和貴和之義大矣哉雖然此即吾前所謂用之和而不失其體之中者也貴和勉之

謙亨字說

程生名善勝蓋取道德經中語也天道不爭而善勝即吾易所謂天道下際而光明也不爭便是天之謙善勝便是天之亨遂以謙亨字之蓋

天非特以謙而亨虧盈益謙是凡人若物能謙者天皆亨之也易三百八十四爻有吉有凶有利有不利惟謙下三爻皆吉上三爻皆利他卦無有及之者若夫幼而不孫弟則自幼已墮於不謙所行已陷於凶且無攸利矣可不戒哉善勝方在小學余遽以是訓之者文公先生感興詩第十八篇專爲蒙學而設其首曰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方即易之所謂謙也其中言進趨極虔恭進而謙也退息常端莊退而謙也庸言戒粗誕時行必安詳一言一動皆貴乎謙也末

曰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即謙之亨矣善勝年將十五謙卦於易之次亦為十五故以謙亨字之而且為之說云至順辛未九月初吉雲峯老人胡炳文仲虎父書

朱文德字說

文公五世孫名勳字文德以至治癸亥歸婺源省墓墓自連桐府君以下凡為他人所有者必欲復之廼已且來明經末字說余曰書五十八篇開卷便有勳字有文字有此德故有此文有此文故有此勳人皆可為堯舜而况我文公之

孫哉姑以論語集註中所謂文與德者言之文
字訓釋不同或曰詩書六藝或曰禮樂制度或
曰威儀文辭或以為德之見者或以為道之顯
者文子之謚一也或以為勤學好問或以為錫
民爵位德字訓釋屢改乃定始曰行道而有得
於身繼曰行道而有得於心末曰得於心而不
失此語有兩意一謂得之有生之初不可失之
於有生之後一謂得之昨日者不可失之今日
也文德乃以家學反之於身知爾祖釋德字之
意則知爾祖釋文字之意矣爾祖論此德字嘗

以手中執扇為喻曰須用不失字訓如得人此
扇可謂得矣纔失之則非得也余賦以文德今
日之事為喻可乎鬱鬱松楸前人得之今人不
失之今人得之後人慎不可復失之文德曰然
故書此以與之

汪季修字說

友人汪維德余從兄之甥也從學甚勤余甚喜
之故字之曰季修且為發修字之說以教焉屋
修則不弊井修則不污器修則不壞大學之目
有八修身居其中文王之德有九之中亦曰德

之修格致以啓其修之端誠正以踐其修之實
齊治平以極其修之效曰自明曰自慊曰毋自
欺皆以自修也自則用力在我不在人維德勉
乎哉文王九德皆反身自修之事獨於損曰德
之修者有一毫粗厲之氣不可謂之修有一點
私慾之心不可謂之修故忿易發如山慾忍當
如摧山慾易游如水窒慾當如止水大學正心
章恐人心之不得其正者有四而以忿慍為先
慍者忿之留也修身章恐人心之偏於所向者
有五而以親愛為先愛者慾之深也通書曰君

子終日乾乾不息於誠然必窒慾懲忿而後至
易於乾曰修業曰修辭而末曰損德之修其旨
深哉蓋必有損也然後有修必損其所當損也
然後能修其所當修不然朱夫子何以又曰修者
治而去之之謂也維德再拜曰敢不如先生所以
教於是書以與之

雲峯胡先生文集

銘類

故廣西兩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馬君墓誌銘

君諱良字良甫世家高唐幼在羣兒中個儻有
偉氣人異之長通吏事一日奮然曰儒不吏則
迂吏不儒則俗吾肯為俗吏哉於是益從鄉先
生學旁參博覽自經史以至人情急世之要靡
不通究初為賓州路知事以廉能著邕州風號
難治君為經歷處事有條次潔已御史平日以

猶聞者不敢喘為廣西兩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在任除經歷悉取諸路利病白于上罷行之有不可必達其志上官及同僚稍不如法輒面爭性剛直不阿以故甚得士民心而居其上者多不憚左右兩江洞鄰交趾負固為民害其地水草毒惡先是官軍死者十八九大德甲辰左江洞寇黃聖訓叛招諭難其人僉曰廉幹彼素信服者惟馬從事可君聞之慨然自任曰唯吾可唐貞觀初嶺南酋長馮盎謀反員外散騎侍郎李公能以一介之使代十萬騎吾獨

不能乎即身上馬去冒瘴癘歷巖岨至輒叱之曰方今薄海內外悉臣靡有叛者汝何敢叛汝何敢反且復喻以禍福曰榮汝官樂汝土視爾奔走流離終復身首異處計孰得耶思之思之無悔拜且泣曰公恩主也敢不如命約日來降歸途半固致金二甕君却之嘆語其使曰歸語汝主此非吾所欲也地多野味能獲一二寄我乎居無何舛二異獸來君俾致之帥聞烹與上下嘗之當時民謠曰飛吾單騎出彼不意微公之勇孰奪其氣却彼甕金貢我山禽微公之廉

孰服其心未幾右江洞寇岑世興亦叛元帥唐
懷遠受省委招諭領軍餘二千人留田州軍無
律大為民擾君為文檄于廉司曰唐元帥於官
無鴻毛之益於民有泰山之損本欲禦寇乃為
寇也廉司聽其議就以委君君不能辭往如初
世興感歎約降與聖訓不異暨二寇來元帥將
之入覲掩君之功不以聞人咸為君寬之大德
丙午十有一月以病卒于官享年五十三祖忠
父全妻宋氏張氏先君卒李氏相繼逝子堅奎
壁君卒時壁未晬弟善嘗自高唐來靖江取兄

嫂喪以歸至長沙危涉洞庭湖善先邁僕窘無
資以寄岳陽寺中越十有四載壁始知之哭而
言曰嗚呼蒼天吾父母何為至是耶孤不孝罪
也徒步二千餘里沿途哭泣行者不忍聞至岳
陽四喪俱在聞者喑喑嘆曰微是子馬公之鬼
不滯於殊鄉乎今如此天道不彰乎壁將護葬
於高唐求余銘壁嘗從余學故知其父行詳且
信余深愛其為人而悲其志遂為銘銘曰
自負表表特立矯矯厥材寡雙彼寇徂獷能化
其梗用嘉靖于兩江兩江人心德君之深視江

流淙淙我銘其藏功遠而章厥慶鴻以龐

詹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詹氏諱道餘世居武夷高曾徙崇化里遂為建陽人曾祖諱光宋進士祖諱元父諱僧皆隱德不仕詹氏幼有淑德母黃氏教甚嚴二十有四適同里余仁起仁起幼孤事姑彌謹蚤暮問燠寒痛癢敬搔抑扶持之湯藥必嘗而後進饌具必珍饐凡可求得之者雖遠不憚暨終每節序或風雨霜露泫然悲泣不已生事葬祭鄉鄰咸稱孝初適余時家微賴內助不十年田廬

日闢足周鄉之貧乏者借貸盈庭或立契券不能償詹氏取焚之無何孀居十有五年撫育子若孫慶內外皆有條次教以義方不務浮靡家裕復倍於昔時子安定勤儉如其母待鄉鄰以和接朋友以禮人人翕然稱之曰有是母宜有是子也生於宋淳祐辛亥秋八月沒於泰定甲子夏六月享年七十有四仁起諱興先卒子一孫男二贊資女三曾孫男二煥炫女一將以某日葬于某山下構亭曰思庵前事以余友張存中所叙行實來求銘銘曰

生茂族媿德門孝而惠靜以敦躬勤儉儀子孫
亭曰思思如存述壺彝銘茲坊懿厥聲永於聞

得樂亭銘

性分之中自有樂地世之人得之者鮮矣人孰
無此心心孰無此性樂在內不在外得之由我
而由人乎哉新溪戴君有道之士也以得樂名
其燕處之亭新安胡某樂為之銘銘曰
性天之樂自得其德匪厭飲食匪聲匪色其外
不牽其中則全心逸日休其樂以天松邊新溪
竹裏幽泉鱗泳禽翔孰匪自然存心養性知止

爾定萬物靜觀四時佳興樂得吾真性天之仁
物得吾樂性天之春

靜室銘

德方玉關人也學甚勤題其室曰靜余為之銘
銘曰

太極之妙動靜無始動者其用靜者其體乾坤
闔闢為易之門未闢之先闔戶謂坤喜怒哀樂
未發之時渾然在中鬼神莫知無思無為不睹
不聞非誠曷有非敬曷存惟靜故虛惟虛故明
尸居龍見淵默雷聲乾專而直坤翕而闢靜以

制動心為太極動則為智靜則為仁維仁之充萬物皆春

正心齋銘

友人馬惟貞平易敦厚無一點澆浮之習請名齋於予予曰學易之法先正其心遂以正心名其齋且為之銘銘曰

吾心之體本無不正欲正其用宜主乎敬心兮本虛有如太空能無喜怒哀留于中如衡之平如鑑之明衡無留物能權重輕鑑中無有能照妍醜密察吾心或存或否吾心之存可檢吾身

吾欲此心失吾為人常應乎物不與物馳防其邪曲敬以直之况於學易尤當主敬合此一心曷承三聖

止善齋銘

古杭沈生繼善純敏可愛自名其讀書之所曰止善齋求予銘銘曰

善曰至善極曰太極人心天理自然之則如居之安茲維其定如射之中茲維其的入莫能至至或易遷志之未果守之未堅心決所向知止有定欲堅所守莫如持敬明德之中至善存焉

新
必止於是廼純乎天人欲蟬蛻天理春融自新
新民春意何窮

季時自彊齋銘

從孫祖義從余游余懼其弱不克進也名其齋
曰自彊且復為之銘銘曰
南北之彊囿於風氣君子之彊純乎天理不能
彊者頽然而靡是之謂弱六極之底其或能彊
惟氣是恃外彊中乾實則餒矣硬着脊梁特立
不倚緊着功程力行不已吾之此心與天同體
唯天行健一息萬里朝斯夕斯始是終是不務

勝人而務勝已乾壯大象請觀所以自彊不息
非禮勿履

一心銘

銘曰一而大者是之謂天一心之中一天存焉
孰存此心主一無適心為天君敬乃天德

存與堂引銘

江君某取古詩義揭二字於中堂示其子孫曰
存與庶子孫朝夕存之於目不敢忘怠求予銘
予竊歎世之人汲汲然求田問舍謂存此可與
子孫不思天生我其初何以與我且獨不聞象

山讀孟子乎此天之所以與我者一此字自作
一句讀令人惕然有警省處蓋天地之大莫大
於吾之心天之所以與我者此耳與此在天存
此在我與此在我存此在子孫我存天所與我
者則以與子孫子能存之以與子之子孫能存
之以與孫之孫吾子孫即吾此心吾此心即吾
子孫惟天不容偽惟天久而不窮銘曰
天之與我其初固存存天所與以與子孫豈惟
子孫造化經綸充吾所與春滿乾坤
至治癸亥長至日雲峯胡某撰

顧齋銘

晦菴書院山長嚴陵邵春叟袖巨編示余泫然
泣而言曰先君子言行有訓祇服不敢忘怠遂
名其齋曰顧願子有以發之余為之三嘆而言
曰君年七十猶知顧其父之訓可謂孝矣論語
四勿視為第一義大學三在顧為第一關目之
為視常自在之為顧視則有意於見顧須不見
而常若見之有回首戀戀不已之意編中詩若
文發顧之義為詳獨未有拈出西銘中一顧字
者蓋在書曰顧諟大學引之而後此一字中格

致誠正脩身之工夫備焉孟子曰顧養西銘引之而後事父之孝與事天之仁兼焉是雖孟子顧養之說而實含大學顧諟之旨天何嘗不顧人人多不能顧天父何嘗不顧子子多不能顧父不顧天不仁不顧父不孝然所謂顧天者豈獨高高在上之謂天天理在在呈露常目在之則謂之顧所謂顧父豈但養口體父雖不在而常存之心目之間則謂之顧然而顧父即所以顧天天理常存於一言一行之際父之顧子惟恐其言有餘而行不足子能顧父則常勉其所不

足而不敢盡其所有餘言行相顧之際其機至密西銘所謂理一分殊所謂即事父之孝以明事天之仁者不過如斯而已春叟蓋用力於西銘之學者然吾懼世之人不皆春叟也故為之銘以警銘曰

人顧其外我顧其內顧外荒唐顧內迴光我言顧天匪顧以目天在吾心戒懼慎獨至若顧父視於無形儼然有見視死猶生言顧無浮行顧無尤有物有恒顧匪外求乾父坤母顧吾所生或不顧此請顧西銘

大正

大正
十一年
五月
二十日

大正十一年五月二十日